

一城岁月 半卷乡愁

三位本土写作者笔下的海南古邑人间

AI绘图/孙发强

编者按

如今诸多海南古邑所在地,既是异乡青年奔赴的疗愈地,更是本地人难以割舍的故乡。本期《海南周刊》封面邀请三位深耕乡土的记录者撰文,他们的家乡分别在定安古城、儋州古郡、乐东旧邑之地,常年踏访街巷、打捞历史旧事。透过他们的随笔,去寻找古邑乡愁。

反向奔县·

青石板一直在等我

李科洲

踩上青石板,我看见那个少年了。

他奔跑着,跑过北门街拐角那棵枇杷树,跑过东门街口阿婆的凉茶摊,跑过西门老街,跑到古城门,踏上城门口的青石板。

嗒嗒嗒……

脚板拍打青石板,清脆,急促。一块块墙砖往身后退去,模糊成灰色流线。他奔着嬉水而去,只顾往前冲,一头扑进南渡江。

青石板安静下来。

我踩上去,同一块石板,40多年后。

我看见那个12岁的自己,喊他,但他听不见我。我们之间,隔着一道南渡江,隔着沧桑岁月。

青石板还是那样光滑。明代的布鞋、清代的牛蹄、民国的独轮车、我的人字拖,还有无数不知名的脚板,一脚一脚,把粗粝磨成了温润。

抬头望向城门,蜗牛把头埋进石缝里,而青苔却从石缝里漫出来。

青石板陪伴着这一切,见证着这一切。

我慢慢走,一步一步。

鞋底在适应着青石板的弧度。微微凸起的,像父亲的脊背。它托着我,不说欢迎,也不说再见。只有清凉,从鞋底往上渗,一直渗到记忆里。

走在老街,还能看到很多瓦房,以及破旧的门头板。一户人家的门前,堆着劈好的木柴。走到门边,询问屋里的阿公:“我能不能进去参观?”老人露出笑容:“没啥好看的,你要看就看吧!”这是四进屋,地板是磨滑的水泥,厨房里还有土灶。老人说,儿女都到城外买房住了,他和老伴守着老屋。“老屋安静,住习惯了。”正在择菜的女主人补充。

从老屋出来,路过一眼水井。伸头往井里看,感觉看到一台时钟,老旧,没有时针。一阵风吹来,井水没有一丝涟漪。有只飞鸟的影子掠过。连忙抬头望,它已飞远。站着,想等第二只来,好拍照,却迟迟等不到。

旁边的小菜园里,竹架上挂着长长的豆角。

走上城墙的马道。在尽头,隐约飘来一股香。

是煎鱼。走近了,听见滋滋声,仿佛看见铁锅里油花正在爆开。

城墙根有户人家。屋顶的一边,就搭在城墙道上。俯身看,有块玻璃瓦片嵌在屋顶,阳光透过去,在屋角落下一小片亮。

滋滋声就从那片光里冒出,夹着焦香,把我拉回到少年时光,暖暖的。

青石板光滑如昔,少年已白了头。

南渡江的风吹来,还是那样清凉。野草的甜,泥沙的腥,混在一起,正是少年游泳时闻到的气息——南风不老。

街边早餐店还是那样实诚。粉汤端上来,满满一碗,汤底是用骨头熬的——味道不改。

街上,听到问候语“食未”,拖着长长的尾音,像夕阳洒落一地——乡音不变。

时间在变,世界在变,少年也在变。跑着跑着,回头一看,来路已经模糊。好在,江风还清凉,墙草还在长,井水还照人。它们不赶路,它们还在原地。

青石板一直在等我。

旧照忆中和

吴文生



父亲(前排右一)与儋州中和镇亲朋好友的合影。吴文生供图

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民国,历代儋州州治所在。隋末,被誉为“岭南圣母”的洗夫人,一挥鞭,便将州治迁到了这里。从此,一座古镇,便担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与荣光。

而它真正的魂魄所系,是在北宋。绍圣四年,1097年,一位旷古绝今的大文豪,一叶扁舟,渡海而来。他就是苏东坡。谪居生涯,对于诗人是磨难,对于这片蛮荒之地,却是天赐的甘霖。他在载酒堂里设帐授徒,讲学明道,于是,中原文化的种子,便借着这老先生的唇齿,伴着桃柳庵外的风声雨声,室内的朗朗书声,深深地埋进了这沙土之中。我总觉得,父亲他们那一辈人,身上那种于困顿中不失乐观、于质朴里深藏礼数的气质,或许就是这千年文脉,在寻常百姓身上,开出的一朵小小的、不起眼的花。

于我而言,对古镇最鲜活、最斑斓的记忆,都浓缩在一年一度的春节省亲里了。

第一次到中和,眼睛简直是不够用的。只觉得样样都新鲜,样样都与我们光村不同。故城门“南门柔远”城墙留下的残墙断壁成了我和小伙伴玩耍的地方;复兴街敷设的青石板,使两旁明式的建筑显得更高大,门脸也更气派。然而最令我魂牵梦萦的,是那里的吃食与景致。

吃食里头,有几样美吃是绝品。“不老馓”“芝麻豆腐”和“锅边馍”,香味四溢,最令我垂涎欲滴。“湖包豆”是古镇百姓推崇的吃食,镇上人凡住地周边有丁点的地方,都会种上“湖包豆”。景致呢,首推东坡书院。那时还不懂什么“载酒堂”“钦帅堂”的掌故,只觉得那院子极大,极幽深,古树参天,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穆。

还有宁济庙、关帝庙,庙里的神像彩绘剥落,显得古老而神秘。大人们虔诚地跪拜,我们小孩则躲在后面,偷偷地看那缭绕的香烟,觉得那烟雾里,宛若真有神灵在注视着我们。

最令我叹为观止的,还是中和的建筑。尤其是那些“四合院”。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那般规整宏大,却自有一番南国的精巧与幽邃。我最爱看的,是它们门口两侧,过年时用“加丹纸”写就的春联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刻下了对“风雅”二字最初的、也是最深刻的直观印象。

如今,父母早已远去。那座活在我记忆里的、热闹的、亲戚成群的古镇,如今旧貌变新颜。我知道,那座古镇,连同着那里曾有的、数不清的亲戚与温情,并没有消失。它们都完好地封存在这本相册里,封存在我的心底。

小城的江山

张晓云

那年莫是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助产士,她轻言细语陪护我,给了懵懂为母的我几多安心。如今莫已是院感控科主任,而我已飘荡海口二十多年。三月,莫开心道,永明桥边,昌化江畔,四月天公园,一树树风铃花,一簇簇泰国樱花,都是网红打卡地,快回来赏花。赏花,观的是自己。寄身人世花开花落,不仅要内心道场丰盈,更重要是身骨健在。置身故地,不只是县城街道的干净清爽与花木的风姿绰约,更有那几十年的相知与陪伴作底,才有一座小城的江山落我心坎。

小城有江山。

距县城约三公里的抱北村,黎汉混居,暖暖远人村,依依农家烟。往南望,远野山林,草木静寂,凯手一指说,那就是明代乐安城遗址。四百多年前,乐东名乐安,乐安城依昌化江水,有四门城楼、护城河、衙署、兵营,是崖西山区“民黎错处,互相贸易”的城池要地。

走入一户黎族人家,凯半汉话半黎语打招呼:“阿叔,拉它(吃饭)。”男主人也不生分,笑朗朗,半黎语半汉话:“同困妹笨罗(汉族朋友来做客),我们农村很好玩。”男主人家是平顶砖混小楼,他正在浇菜,庭前春蔬绿满畦。院子一隅,铁丝网围鸡,鸡群簇拥啄余粮。红色三轮电动车泊在院外,他说要去县城喝下午茶。闲聊间,一位阿婆来串门,来还锄头,讲一口乐东地道汉腔。俚幼时,爹有一黎族好友称刘叔,刘叔一来我家不是半袋米搭两三个椰子,就是半袋花生搭两三个椰子。

乐安遗泽,乐东安居。

县博物馆收集古城遗砖复原,投影于展示墙。那些刻着“乐”“安”等字的古铭方砖,幻化成一座古城飘逸而出,城内城外,汉人售卖铁器、布匹、盐,黎民出产山货、杂粮、药材。古邑上空,有云在飘,有风在晃,仿佛替穿着道袍、对襟衫、马面裙、筒裙的乐安男女,掸去肩头厚厚的尘光,眼神流转,坐入乐东人寰,坐实一座小城的江山。

流光暗换,汉人喝山栏酒唱起崖州民歌,黎民吃椰子饭跳起竹竿舞。晓色初开空气净,我轻移莲步,走过振兴路羊羔店拐角,坐在乐祥路81号店铺吃骨头汤粉。没错,这正是我亲姐经营的早餐店,染半城烟火,候万里归人。



归乡的儿女在乐东抱由街头吃粉汤。张晓云供图